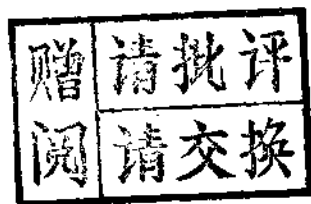


柳河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吉林省柳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目 录

入阁将军张雨田	张荣显 (3)
陈跃先县长小记	孙树仁 (10)
功在卫乡	张荣显 (12)
东边道大恶霸杨善堂	张荣显 (15)
于芷山罪恶补遗	石宝峰等 (21)
伪满柳河县的弘报组织	崔仲元 (24)
伪满柳河县协和会概况	原绍周 (26)
伪满政府的封印仪式与节假日	孙树仁 (33)
贫苦农民出劳工的情况	崔仲元 (35)
小通沟大骨节研究所	官文修 (37)
悲惨的十四年	曾宪友 (39)
柳河县兴农合作社	孙树仁 (42)
伪满柳河街的工商企业	宋克贤 (47)
伪满柳河苗圃	孙树仁 (62)
献谷圃	孙树仁 (65)
民国、伪满柳河的妓馆业	宋克贤 (67)
伪满柳河的大兴当	刘希文 (60)
日饼在柳河的小押店	石宝峰 (71)
柳河伪男国高琐记	刘绍邦 (72)
欺压中国学生的日本教师的可耻下场	李晓天 (72)

✓ 柳河的基督教.....孙树仁(80)

柳河的孔庙及春秋祀孔.....刘开元(83)

✓ 柳河基督教小记.....石宝峰(86)

会 局.....何学真(87)

《婚姻自由歌》.....廉学诚(94)

三源浦的历史地位.....于殿臣等(96)

柳河士绅阶层的丧礼.....石宝峰(102)

闲话“小柜”.....孙树仁(104)

误诊传染病的灾难.....曾宪友(105)

柳河县国民党的前前后后.....石宝峰(107)

也谈柳河县国民党的前前后后.....孙树仁(118)

国民党在柳河的早期组织.....于殿臣(124)

国民党占据柳河县城时警察组织机构.....宋克贤(125)

罗通山城考察始末.....高占一(126)

读者与编者.....(133)

条 幅.....尹冰雁 封二

封面设计(伪满柳河街南门).....李连城

目 录

入阁将军张雨田	张荣显 (3)
陈跃先县长小记	孙树仁 (10)
功在卫乡	张荣显 (12)
东边道大恶霸杨善堂	张荣显 (15)
于芷山罪恶补遗	石宝峰等 (21)
伪满柳河县的弘报组织	崔仲元 (24)
伪满柳河县协和会概况	原绍周 (26)
伪满政府的封印仪式与节假日	孙树仁 (33)
贫苦农民出劳工的情况	崔仲元 (35)
小通沟大骨节研究所	官文修 (37)
悲惨的十四年	曾宪友 (39)
柳河县兴农合作社	孙树仁 (42)
伪满柳河街的工商企业	宋克贤 (47)
伪满柳河苗圃	孙树仁 (62)
献谷圃	孙树仁 (65)
民国、伪满柳河的妓馆业	宋克贤 (67)
伪满柳河的大兴当	刘希文 (60)
日饼在柳河的小押店	石宝峰 (71)
柳河伪男国高琐记	刘绍邦 (72)
欺压中国学生的日本教师的可耻下场	李晓天 (72)

✓ 柳河的基督教.....孙树仁(80)

柳河的孔庙及春秋祀孔.....刘开元(83)

✓ 柳河基督教小记.....石宝峰(86)

会 局.....何学真(87)

《婚姻自由歌》.....廉学诚(94)

三源浦的历史地位.....于殿臣等(96)

柳河士绅阶层的丧礼.....石宝峰(102)

闲话“小柜”.....孙树仁(104)

误诊传染病的灾难.....曾宪友(105)

柳河县国民党的前前后后.....石宝峰(107)

也谈柳河县国民党的前前后后.....孙树仁(118)

国民党在柳河的早期组织.....于殿臣(124)

国民党占据柳河县城时警察组织机构.....宋克贤(125)

罗通山城考察始末.....高占一(126)

读者与编者.....(133)

条 幅.....尹冰雁 封二

封面设计(伪满柳河街南门).....李连城

入閣將軍張雨田

民国初期，大总统徐世昌授命张雨田为“入阁将军”，参与朝政。北平政府南迁之后，张雨田仍居北平。后被蒙古友人接去，一九五〇年病逝，享年九十有三。

张将军一生，鲜为人知。我伯父张文发曾是前清营官，会见过张雨田的盟兄，因此对张雨田前半生略有所知。柳河人士韩魁斌当年常去张将军处，与将军的参事官过从甚密，是以得知将军的详细情况。现据张、韩当年口述，凭记忆追述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

张
荣
显

奉天兵工厂首任厂长

张雨田，柳河县人，一八五七年生于农家。自幼聪明伶俐，甚得父母喜爱。十一岁时，父亲送他到学馆读书。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常得塾师表扬。十四岁后，开始习武，习练拳打脚踢，无师自通。十七岁，背着家庭，到朝阳镇拜师学艺，月后，师傅与他结为盟兄弟。次年，盟兄带他去奉天访友。

奉天这位朋友，系官宦之后，财主之家，赫赫有名。朋友热情地接待他们。除了研讨武艺，还学习时事政治。这期

间，张雨田阅读了御批折奏文稿和古今中外政治汇编及官府公报，受益非浅。

张雨田年五十九，奉天这位朋友将其介绍到军营当哨火，半年后，升为哨官（连长）。由于看不惯军营中的军规（官对兵非打即骂）及自感身受束缚（每天必向官长请示汇报），将近二年，便辞去官差，又回到了朋友家。之后，他到赛马场练习骑马，骑术有很大长进。

其时，张作霖在奉天任师长。友人又将张雨田介绍于张作霖。张邀面见。相见之后，张作霖见他仪表非凡，精明强干，便说：“你在我这做个官差吧，我逐步提拔你。”张说：“我不习惯当官差。师长如有用我之处，请随时召唤，我定效力。”张作霖不勉强他，说：“也好，那你常来。我每月按营长发饷给你。”此后，张雨田便成了张作霖的门客。

光绪末年，张作霖当了奉天省督军。民国初年，又当了东三省督军。张雨田一直是他的门客。督军府内外都称他为“张三老爷”。民国四年，张督军创办“奉天兵工厂”，委张雨田为首任厂长。

“安福国会”之全权代表

民国七、八年间，蒙古族欲借军阀混战之机，与中央政府分裂，驱逐政府派去的行政官员和税收入员，并在边境打死打伤军警和居民多人。张作霖获悉，认为蒙古分裂行为，非同小可，便具文呈报中央。当时，段祺瑞的“安福国会”

选举的大总统徐世昌接到呈文，认为蒙古之乱应当协商解决。于是责成张作霖选派要员，代表中央政府去蒙古谈判。张作霖决定选派张雨田。徐世昌要求张雨田到北平面见。见面后，徐问：“此行，有何打算？”张说：“一、以友好为目的，抱诚恳态度，协商解决事端；二、不带一兵一卒，不带武器，随员尽量减少，不以势压人。但为防万一，可派军队驻在边境，听候调遣；三、馈赠礼品，以表友好。”徐点头赞许，并将任命状亲交张的手中，任命状中委任他为“将军”。徐总统又亲拟了谈判牒文。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牒文

民国成立以来，中央很少派主要官员到蒙古协商国家内政，深为遗憾。特命张雨田将军为全权使官，到蒙古与活佛喇嘛和二位王爷协商蒙古与中央政府重大事宜。

特此通牒

总统 徐世昌

上述牒文，用汉蒙两文各抄一份，加盖官印，封好，交予张雨田将军。

张雨田在北平亲自购买了馈赠礼品，其中，丝绸刺绣袈裟一件，赠送活佛喇嘛；绣制王袍二件，赠送两位王爷。选购最好的琥珀、玛瑙，磨成三挂串珠，每挂串珠的顶珠都是明珠和宝石，分赠活佛和王爷。并选购了大量的檀香、名茶

及美玉、珊瑚器皿。所有礼品，精包精裹，随张将军带至奉天，然后由奉天去蒙古。

受命入阁将军

到奉天后，与张作霖督军议定了与蒙古协商的地点、日期，写成公文，派人送至蒙古王府。

临近协商日期，张雨田将军带着两个参事，一个翻译，两个公差，三个司马，一行九人骑马向约定地点驰去。随后，张督军派了一个完全旅驻进了边界。

距约定地点二里之遥，九人下了坐骑，牵马步行。蒙古王爷见来使仅仅几人，没带武器，不穿官服，内心恐惧大减，遂上前打礼，让进厅房，宾主落座，献上奶茶、香茶。张雨田将“牒文”交予翻译，向王爷宣读；读毕，又查点礼品，一一交予王爷。王爷欣喜，遂设酒宴，款待来使。

次日晨，王爷陪同张将军一行，前去喇嘛庙，谒见活佛。王爷将牒文及礼品呈送活佛面前，活佛合掌默诵经文，表示感谢。

双方会谈四天，第五天签订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和蒙古政权王府协议书》。协议书中规定了下列条款：

一、蒙古族在义务和权力上，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蒙古人民遵守国家法律，一切行政事务均应按中央规定执行，有事报请中央，协商解决，不得借事生非，进行分裂活动。

二、蒙古人民到国内各地居住、通商、传教均应受国家保护。

三、中央所派的行政官员和蒙古官员要互相尊重、和睦

共事。

四、中央派的行政人员如有贪脏受贿等行为，蒙古人民有权向政府和司法机关控告，给予撤换和法办。

五、蒙古境内如遭外来侵袭、杀人强抢，应立即报告中央，派兵保护。

六、蒙古每年向中央上缴税款，应共同协商编造预算，共同执行。

七、蒙古方面可派联络员长驻北平与奉天两地，以便协商事务。

议定书由蒙汉文写成两份，张将军与王爷都在上面签了字。

张雨田将军解决中蒙纠纷有功，总统徐世昌遂任命为“入阁将军”。

《张雨田生子秘方》

张雨田在奉天督军府做“门客”时，就有人给他介绍婚事，张说，他还年轻，正在学事，不能成家。直到他任奉天兵工厂厂长时，年已三十六、七岁，始才接受他人亲事介绍。女方家住北平，姓赵，满清宫门之后。赵女十四岁上，父母相继谢世，携其十岁之弟，俭朴度日，年近三十，尚未婚嫁。张雨田会同介绍人到了北平，约见赵女。又经多方了解，确认赵女朴素、文雅，理家有方，遂订下婚事。婚后，夫妇感情甚笃。

但夫妻十余年，未得子女。他到国府任将军后，同僚和好友劝其纳妾。他说，纳妾是古传的劣行，把女人看作玩物，使原配夫妇不得和睦。有人认为纳妾是幸福，而我则认

为是作孽。无有子女是人生的遗憾，然纳妾以求之，则我张雨田绝不妄为。此后，再无人敢提及此事。

张将军年近五十，仍未得子，其好友——北平一位名汉医亦为将军忧虑。他经过深思熟虑，多方研究，终为将军研究出一个秘方，并依方精心配制药，亲督将军服之。果然奏效，三年之内，将军连得二子。喜庆之余，将军以济世的人道精神，会同那位汉医，合编一本《张雨田生子秘方》，制成册，散发北平及外地，以助无子女之人。

将 军 门 下 客

张将军出名之后，北平、奉天的许多官员、学者登门求教，甘愿做门生。将军说，我本无学识，只是年长一些，向我求教，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则舍之。想借我的名声飞黄腾达不可能。

北平国会议员陈耀先拜张将军为师。民国十年，受国府推荐，陈耀先赴奉天省任县长。行前，陈去拜见张将军。将军说，当官要廉洁爱民，谦虚谨慎。你去奉天，可到我的家乡柳河，那里交通不便，贫穷落后，你立志治理一番。陈经奉天省署同意，果到柳河莅任。从民国十一年至十六年，连任两届。莅任期间，兴利除弊，历精图治，勤政爱民，柳河各界深感其德，为其树立一座《成功德政碑》。民国十七年，陈荣升黑龙江省烟酒专卖局局长。

柳河县教育局长宋召南，亦是张将军门生。将军为勉其志，赠送一件白铜墨盒，亲刻“严以正己”四个大字。另赠玉石笔筒一件，亦刻字奋勉。宋召南任职期间，不忘将军教诲，勤于教政，功绩显赫，奉天省教育厅授其金质一等教育

奖章一枚。柳河县历任县长均用公文保荐他为记名县长，省署亦做“有缺即补”批复。然数年已过，宋召南仍未出任县长。有人对宋说，找你老师张将军说句话，就能上任。宋说，你错了，将军非但不管，还要训戒我呢。

调停“张包诉讼”

民国十四年，大帮土匪仁义军从新宾窜来柳河。柳河七县联防团团长包抚忱与鱼亮子三区保甲总长张耕先决议在鱼亮子阻击土匪。约定在战斗打响后，包抚忱带团防兵增援。但包抚忱又怕仁义军攻打自己老家三源浦，便私自带队回了三源浦，至使张耕先孤军奋战，率先身亡，张家老少十八人，亦被土匪杀害。事后，张家去奉天省控告包抚忱。包亦觉事关重大，便竭力在奉天走关系。以此张家诉讼二年，不得公断。

民国十六年春，张雨田由北平回到奉天，获悉此事，出面调停。他先找到包抚忱说，张家告你，理所当然。一是你身为剿匪团长，土匪近前而不出击，法律上失职；二是你言不由衷，自食其言，道义上失信。经过张将军劝说，包表示认罪。

张将军又找到张家三老头张士达，对张家剿匪的献身精神表示赞颂、慰问，谴责了包抚忱的临阵脱逃，肯定了包抚忱对张家损失应负的责任。让张家有什么要求对他提出来。

张家的要求较比苛刻，后经张将军调解，达成协议：包家赔偿诉讼费三千元，另出一千五百元，为张家死难人员重新殡葬。张将军并亲请奉天省长王永江为张家送了牌匾，题词为“功在卫乡”。张包两家的诉讼案得以妥善解决。

陈耀先县长小记

· 孙树仁 ·

陈公耀先，又名绍藩，于民国十一年至民国十六年，连任柳河两任县长。

公为人温雅谦恭，和蔼可亲，且文武兼备。莅任后，兴利除弊，历精图治，勤政爱民。凡事必亲临其境，方能定策。是以对县内风俗人情，地理环境，莫不明如指掌。

公莅任当时，柳河各区、村、学校、保甲等处用房，多数租自地方绅富之家，每年耗资颇巨，因而加重百姓负担。公有鉴及此，乃亲自按区巡视。凡属租赁者，公则极力筹款，组织地方购入，既减轻民众负担，且杜绝劣绅要挟之弊。

公于细微之处，亦可见爱民之心。当时，完交钱粮亩捐（即农业税）均在秋收之后开征，且需于征收处长时等候。公乃将征收处改为地炕，以资取暖。公对兴学建校，尤不遗余力，且注重实物教学。当时，柳河并无中学，公乃于民国十三年建立柳河中学。见到理化教学仪器之重要，又于民国十五年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购置了理化仪器及植物、矿物标本、人体解剖模型、各种挂图。因当时财政支绌，公乃慨解私囊补助，使学生受益匪浅。同时，并注意高级知识分子之培养，选送留德学生一名，学采矿冶金（孤山子村史姓）；留美学生一名，学化学（五道沟村王姓）。

公对地方治安，亦极重视。当时土匪出没无常，攻城破镇，抢掠烧杀，为害颇巨。公乃命令地方武装堵剿，并亲自掌握，对流窜匪人，公以电话指挥，多数获中，很少幸免。以其对地理环境之谙熟及对具体情况分析之适当所致也。民国十六年，土匪攻打柳河城，四门皆失陷，唯县府及警务局之兵力抵抗。斯时，警务局长姜义鉴于情况危急，愿掩护陈公弃城逃走，然公毅然说：“城在与城在，城亡与城亡。”遂令内人亲煮鸡蛋，备设菜酒，犒劳士兵。于是，士气大振。姜义亲自放炮，匪众慑于炮威，乃狼狈逃遁。追击时，于俘虏中查获少年匪一人（即匪首之通信员，俗称崽子），虽按当时刑律亦应正法，但公念其年幼无知，且系胁从，乃毅然释之。由此可见公之为人也。

公在任中，适逢一次大旱之年，农民聚众求雨。公为安定民心、顺乎民意，亦与农民同样赤足冠柳。当时以县长之尊而能如此，实属罕见耳。

民国十三年，公因公赴金川龙湾，见龙湾中有特大黑鱼直立水中，旋即天降大雾。公于山上迷失方向。随员乃谏陈公，书写黄表，向黑鱼神祈祷。焚毕，天晴雾收，公始下得山来。归县后，公于县政府院内东北隅，修建了老黑太庙（现中医院便所处）。上記两项，虽属迷信，但不能以今日科学之见地，去分析当年之事物也。

公以政声超著，乃于任满时，升任黑龙江省烟酒专卖局长，柳河士民，忍痛惜别。

伪满时期，公隐居金川（今之辉南县），经营木业。伪康德六年，曾两次来柳，联系业务。尔后便不知陈公之行止也。

功在卫乡

——张耕先阻击仁义军的始末

张荣显

民国十三年十月，大帮土匪“仁义军”从盘石出山，经山城镇、清原、新宾，于十二月上旬，开进柳河县境内。

鱼亮子屯保甲队保甲总长张耕先决计在鱼亮子阻击仁义军。鱼亮子屯堡小、围墙高，兵多弹药也足。张耕先与柳河七县联防团团长包抚忱联系，包抚忱亦同意张的主张，并说，他带五百团防兵，驻在安口镇，待张耕先与匪打响后，前去增援。

一日，仁义军到了柳河县的向阳镇。向阳镇距鱼亮子八里地。仁义军派人向鱼亮子送了鸡毛信，说是明日早晨路经鱼亮子，不进屯，借路走，请多关照。张耕先获悉仁义军明早抵达，更加紧战斗准备。

当日傍晚，三源浦派人到了安口镇，找到包抚忱说，仁义军窜来柳河的目的，是攻打三源浦，请包带兵去三源浦守卫。三源浦是包抚忱的老家，顾家心切，也没有通知张耕先，便带队去了三源浦。

次日早八时，仁义军果然抵达鱼亮子。“大炮头”骑马在城外喊话，内容仍是鸡毛信中所谈。张耕先说声“打！”一声枪响，大炮头就栽到了马下。二炮头又上前喊话，“叭”地一枪，他也栽下了马。这时，仁义军马上散开，占

领了北山，向屯堡扫射。保甲队坚决还击，一直打到下午，仁义军也没敢近前一步。后来，仁义军集中轻重机枪，扫射西北炮台，结果将炮台中一缸大药（保甲队用来装火枪的药）打着，引起爆炸，张耕先率先身亡，炮台盖也被崩塌。即使这样，保甲队二百余人仍然坚持到第二天早晨。仁义军攻城不进，便逼屯外的几户鲜族人，用牛车将稻草拉到东门底下，然后点着，硬把东门烧毁，这才从东门冲了进去。

张耕先是鱼亮子的大户，百十口家族，号称张家店。匪军冲进张家大院，张家没有来得及躲藏的人全被捆绑起来。匪军又逼屯里人，将二十几具匪军尸首装进棺材，抬到张家大院，逼张家人披麻戴孝，跪在棺材前守灵。匪军临走之前，又把张家男女老少十八人，砍头枪杀，给亡匪祭了灵。

仁义军一走，张家人抱头大哭。老三头张士达说，全都因为包抚忱背信弃义，不然张家不会遭此大难。于是，张士达带着侄儿去奉天告状。状纸告到督军署、高等审判厅、清乡总局。包抚忱也自知事关重大，便到处贿赂有关官员。张家虽然几天一份呈状，追请定案，但一拖二年也未公断，一再推托说：“此案关系重大，容后调查再为判决。”

到了民国十五年的六七月间，张雨田将军由北平回到奉天，得知张包两家长期诉讼不休，便回柳河亲自给以调解。于是，包抚忱在奉天有名的大饭店里，订了上等酒席，请张将军和奉天省长王永江等有关官员作中人，举行了和解仪式，由包抚忱当面向张士达赔礼道歉，包赔张家诉讼费三千元，并为张家死难人员重新殡葬。省长王永江向张家赠送了牌匾。牌匾右面写：赠给张士达先生全家。中间四个大字：功在卫乡。下首写：中华民国十五年九月，奉天省长王永江，并盖上省长大印。

两家和解以后，包抚忱派侄儿带着钱款去张家治丧。在吊丧的日子里，柳河县长陈耀先、警务局长宋殿臣也都参加了吊祭。丧礼办得隆重，请了鼓乐，请了颂经的僧道，扎了纸画活，大摆宴席三天。

